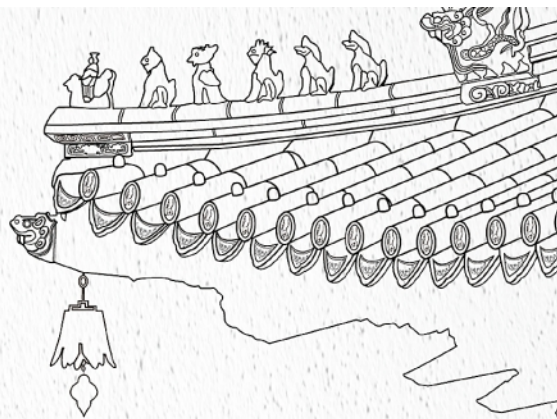


凤凰寺的传说

□潘进合 臧家常



明嘉靖二年,位于小珠山东麓的上庄村西,有一位身躯宽大、身披袈裟、手捻佛珠的僧人,时常在此出现。他一会儿在东边山梁上瞅瞅,一会儿在西边小峡沟里瞧瞧,让人琢磨不透。多少天来,这个僧人一直步履蹒跚地游荡在这半山腰上。这一天,他突然收住脚步,在山梁前面一条水流清澈的峡沟旁停住了,手指比划着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

壹

据附近上庄村的老人讲,这个僧人所观察到的这块地方,面积不大但很平坦,后面是一道山梁围绕此处。半圆式的山梁绕东向南延伸至五花沟河北岸,高高翘起一座石头山顶,犹如一只凤凰头,中部分别向东西各延伸突起两座石头山,恰似凤凰的两个大翅膀。从山的南端望去,活像一只正在起飞的凤凰。

原来,这位僧人想在这块风水宝地建一座寺庙。没过几天,上庄、下庄、洞门及辛安等村,就出现了一位化斋的和尚,这位和尚口念佛语,每到一处村庄,首先双手合十,面向正南,不断地祈祷“阿弥陀佛。”

为了建这座寺庙,这位僧人吃了苦,据说他白天四处化斋,夜间栖息在山洞里。为筹建庙宇,他化来的银两分文不花,饿了吃一点斋饭,渴了有山泉水来解渴,经过了两个酷暑和冬春后,于嘉靖四年建起了三间大殿、四间正房、六间僧房。大殿内塑有地藏王、判官、小鬼等塑像,四壁有七十五司(即阴曹地府里的七十五种刑具)画像,并从太平庵等其他大的寺庙招来了三个和尚,并绿化庙院,在庙的南侧栽上了银杏树,做了石碾,钟楼、木鱼、晨钟等用具也是一应俱全。立起了功德碑和始建碑,并特邀曹汶六品张禄丰给撰写了始建碑文,寺庙定名为凤凰寺(俗称小庵庙),供达官贵族、平民百姓祈祷上香,自此凤凰寺香火旺盛,寺内和尚除正常练功打坐外,还给地方一些大户人家办丧事,从此老方丈也结束了洞居生活。

贰

老方丈清廉的一生中,还有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,庙宇初建时期,老方丈为了尽快地筹到银两,据老人们讲,他养了一狗一狼,天天煮食喂它们,这一狗一狼每次都到山下迎接老方丈化斋归来。一天老方丈由于急着出去化斋,而忘记了给这一狗一狼煮食,到了晚上,狗照常到山下迎接方丈归来,而狼就不去迎接方丈,等老方丈夜间睡着了狼就想吃掉老方丈,狗早就看出了狼的心理,狗就睡在老方丈身边保护他,等狼靠近方丈时,狗就跟狼咬打了起来,老方丈醒来后,看出了狼的企图,他看到狗被狼咬得遍体鳞伤,心疼极了,天亮后他照常给狗和狼煮了饭又化斋去了。老方丈买了毒药,药死了狼,最后只有狗给老方丈看家护院。

又有一次,因老方丈患病不能出去,就吩咐他的徒弟道几出去化缘。道几和尚是老方丈的得意门徒,念经打坐从不偷懒,练就了一身功夫,只因长得瘦小,看起来很单薄。道几和尚在化缘的途中,迎面碰上了几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哥,一行三人,骑着高头大马,外出游玩。其中一个胖公子,用藐视的眼光瞅了一眼跟前的小和尚,并随口骂了一声:这个小秃驴,赶快给大人让开。道几和尚闪到了一边,继续往前赶路也没有吱声,另一个瘦猴般的公子哥一看道几很软弱,又不敢回声,便大胆地又骂了一句“这个小秃驴真是个蠢种,这个熊样子也能做僧人,是不是个假和尚,到处骗取斋饭银两。”道几牢记师傅的嘱托,在外化缘,要忍字为先,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忍耐,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防身自卫,道几又一次忍住了。这仨公子哥看着道几好似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,便下了马,更加有恃无恐地嘲笑向着道几挥鞭走来,“小秃驴,化了多少银两,老爷正好肚子饿了又没带钱,能否给我们一些。”道几双手抱住胸前的搭子,心想绝不能让他们得到一文银子,仨公子哥看道几还是不出声,便想抢他胸前的搭子。其中一位公子用马鞭使劲抽了一下道几,道几一闪躲了过去,这时胖公子和瘦猴一起向道几扑来,用力撕夺他的搭子。再好的功夫,一旦让对方近了身,也是无济于事,眼看搭子要被他俩夺取,说时迟,那时快,道几个下蹲,口念“阿弥陀佛”,右手使了一个假动作,左手撑地一个扫堂腿,只听“啊咿”一声,胖公子应声倒地,抱着双腿已不能站立。瘦猴和另一位一看不好,赶紧挥动鞭子一起向道几抽来,刚才这一腿由于用力过猛,道几身体失去了平衡,一个趔趄差一点栽倒,被其中的一鞭抽到了右耳门上,一道殷红的鞭痕渗出了血印。道几个前滚,紧接着一个鲤鱼打挺,站了起来,双手握拳,大叫一声,一招雄鹰出巢如雄鹰展翅直锁瘦猴的咽喉,顿时瘦猴如同一座木雕,瞪着双眼呆呆地跪在地上,一动不动。再看另外二人已被道几的神功吓瘫在地,双双求饶“师祖饶命。”

叁

嘉靖三十二年老方丈寿终正寝,当地的人们和庙寺里的和尚为了纪念老方丈,给老方丈建造了站棺莹,并竖起了墓碑,以纪念他为凤凰寺做出的巨大贡献。时过境迁,到现在和尚洞仍然还在,但是老方丈的站棺莹却已被破坏,当年竖的墓碑也已不见踪影。经历过几百年的历史沧桑,现在的上庄人仍然以站棺莹命名此地,延续至今。

自明代嘉靖三年到清光绪30年,近400年的时间,凤凰寺的方丈换了一代又一代。光绪三十年凤凰寺方丈福顺和尚主持时,上庄、下庄、洞门等村联合重修了庙宇,将原来的庙宇由草屋顶换成了青瓦屋顶,并扩大了庙宇规模,从原来的150亩庙地,扩大到山林面积500亩,僧人鼎盛时期达到10人,香火越来越旺,知名度也越来越高,并设立了庙会,每逢正月十六赶庙会的人络绎不绝。福顺方丈还在庙前建上戏台,连唱几天大戏,后来每逢正月十六赶庙会,看戏的人多了,庙前已容纳不了那么多人,方丈就带领和尚们在附近的村搭上戏台子,以便赶庙会的人们看戏。

寺庙的土地租给附近村庄的人们耕种,每年每亩土地上交给庙里粮食一斗(把粮食折合成货币),据统计光上庄村就有20%左右的农民种过庙地。

到了宣统三年,凤凰寺最后一位方丈图月是老方丈福顺的得意弟子,图月接管后继续和周边的村庄保持着友好往来,并利用庙里的公共积累资助上庄、下庄、洞门等村办学校,据说上庄学校教书先生的工资都是由凤凰寺支付的。

1945年秋,辛安区解放了,到了1947年复查斗争,周边村民提出了斗争图月和和尚,并对图月进行复查,在复查过程中,鉴于图月没有做对人民和政府不利的东西,并且还行善办学校,图月和和尚就还俗了,还俗后在清石湾成了家,庙宇被拆除,周边的庙地和森林分给了周边上庄、下庄、洞门等村。庙前的三颗大银杏树也在1948年被伐掉,支援了北下庄当时的兵工厂(造手榴弹柄用)。从此凤凰寺结束了它400多年的历史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如今的凤凰寺遗址仍在,残壁碎瓦仍在,只是再也听不到的是那晨钟木鱼的敲打撞击声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祈祷声。

